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

左編

篡類

北齊高歡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旣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中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諠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家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歡自隊主轉爲函使至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鎭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遂奔葛榮又亾歸爾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霸

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爲親信都督四年魏明帝銜太后嬖臣鄭儼徐紇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歡謀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帝子攸歡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孝莊永安三年時

知其不可為

[illegible]縱歡間

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辭以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聞之大驚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諭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歡爲平陽郡公及蠕蠕費也頭紇豆陵步藩逼晉陽兆徵歡歡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謀逆乃密勑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

借兆被藩

沂不能禁英雄恭拳之言

日盛兆又請救于歡歡內圖兆復慮步藩襲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步藩死兆深德歡誓為兄弟將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

下罰上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鬬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汙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

得力

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巳受歡金因譖紹宗與歡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歡斫巳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閒至此大家何忍

復出此言飛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
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飛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
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
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飛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
足圖也旦日飛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
衣乃止飛隔水肆罵馳歸晉陽飛心腹念賢領降戶
家累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
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出滏口倍加約束將過麥
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益歸心焉魏普泰元年歡
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爾

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寵慶歡乃白節閔帝
度律用歡 歡不能用
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觀歡辭又加授東道大行臺
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乃許爲書言
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
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
激衆怒
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
聲動地歡乃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
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
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
一人爲王衆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

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王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朗爲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衆十萬歡用竇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

拔勝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等追兆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歡乃敗兆於廣阿。俘其甲兵五千餘人。遂攻鄴。相州刺史嬰城固守。歡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拔鄴城據之。廢帝進歡大丞相。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歡令封隆之守鄴。自出屯紫陌。高乾弟昂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

既爾朱兆責歡背己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
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日親聞
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
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騎衝
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
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是時賀拔岳定
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宇
文泰爲左丞相時凶逆既除朝廷慶悅既而歡至洛
陽廢節閔及中興主朗而立孝武帝修孝文帝既即

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爲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左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爾失兆雖覆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傑皆屬心于公願效其知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閉函谷奈何縮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

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歡還鄴魏王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别魏王就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王朗曄歡帥師北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皆反噬今日京師寵甚必搆禍隙歡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竇

泰奄至兆庭單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突城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歡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歡以其助亂且數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將軍王思政構歡於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相崔嵩曰嵩能閒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悅既得崔嵩之言果誘岳斬之岳衆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遂定秦隴魏以泰為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歡言魏帝之貳歡封

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遂來奔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歡隙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杖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

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怱怱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伐歡恐部署將帥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潛勒兵馬

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庫狄干斛律金擬兵
四萬從來違津渡遣將軍婁昭刺史竇泰擬兵五萬
以討荆州遣刺史高昂刺史蔡儁擬山東兵七萬突
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
其變乃出歡表命羣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集在
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
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狷狂之罪爾朱時
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
殄絶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
酌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

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床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

忿無所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既
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
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
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王無事立
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
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
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
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
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
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

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北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兼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哭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初徵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衰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請遷

都魏帝曰高祖定都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
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詔至
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鎭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
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
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
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
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乏糧廩別遣轉輸
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
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鼎輕重
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

在于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下詔罪狀歡爲北伐經營。歡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歡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都督元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魏帝不報。歡乃領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

云酉就關中或云守洛口以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歡兵至卽日魏帝遷於長安依宇文泰己酉歡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儀同叱列延慶僕射辛雄尚書崔孝芬散騎常侍元士弼等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決事王稱驚蹕歡醜之歡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

歡立孝靜帝

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爲二歡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王

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過酣而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魏文帝初孝武與歡有隙徵兵四方東郡太守裴俠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愼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已而卒如其言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

歡失利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泰亦引軍還。高昂自商山轉鬭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流矢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昂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昂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

而還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大師八月泰帥李弼等十
二將伐東魏以于謹爲前鋒攻恒農拔之閏九月歡
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
南時關中饑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
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遂圍恒農歡
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
州欲取倉粟今高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
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黑獺何憂不降
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
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

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熊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

隱身鞍甲 赤衣内腸 奇哉

河非衆所欲獨恥失實泰恨諫而來所謂忿兵可溢
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泰遣達
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
引兵會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
兵將交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
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
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

歡大敗

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白歡欲因泰新勝而驕往取之歡不從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

高昂陣亡

進夜遇李弼達武奚於孝水弼命軍士皷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昂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奴示之昂

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昂太師泰賞殺高昂者布絹萬段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渡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洛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月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居右趙貴等居左戰並不利又不知魏王及泰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儀同李虎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步鬭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

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弘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弘農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閒聞魏兵敗謀作亂百姓互相剽劫關

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
雀據長安子城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
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
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
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
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閱卿泰
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
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散騎常侍陸通
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
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

信然益嘗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大同九年正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諸軍以應仲密至洛陽三月圍河橋南城歡將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黎民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使

來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禁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令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

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閒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

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刃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

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

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韋孝寛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伏俯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時年五十二

北周宇文泰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

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僞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
州軍所破戰沒于陣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
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
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西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泰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泰兄洛生泰以家
冤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
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

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泰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泰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泰輕騎為前鋒追至華陰擒顯壽及岳為關西大行臺以泰為左丞領岳府司馬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

朝政泰請往觀之以泰非常人將留之泰說陳忠欵具託左右若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歎乃悔發上驛千里追泰至關不及而反泰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才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戶口富貴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岳大悅復遣泰詣闕請事密陳

其狀魏帝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
西次平凉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
衆皆舉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
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
泥猶通使於高歡魏永熙二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
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阻遠
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
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
凉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
屬趙貴言於衆稱泰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

而奉之太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泰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泰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王基勞泰泰不受命泰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基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泰所曰景人傑也何故

放之泰亦悔辭追之不及甚亦遁歸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歡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凉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泰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魏

帝因詔泰爲大都督節統賀拔岳軍泰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諭令歸朝悅詐爲詔書與泰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爲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泰泰表奏之魏帝因問泰安泰隴計泰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泰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泰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一

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卽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躡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遁走泰乃命原州都督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大悅歡聞關隴尅捷遣使於泰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歡書以聞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於泰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令都

督梁禦率步騎一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帝進泰侍中關西大都督魏帝方圖歡又遣徵兵泰乃令駱超爲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

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陽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八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遷其豪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

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正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魏帝進泰都督中外諸軍泰以蘇綽爲尚書左丞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來降未幾景復降梁十五年初侯景以長社四州降西魏宇文泰使王思政守長社高澄遣將攻之未破陳元康

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潁川垂陷願王自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鹽攣腫死者十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意延而禮之澄以潁川爲鄭州遇思政甚重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淅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爲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應援潁川既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以爲行臺潁川置州遣將鎭守則表裏勝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泰令從獻策思政固請泰乃許之至是泰深悔之以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是年盜殺高澄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編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糒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王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多死乃還二年尚

書元烈謀殺泰事泄泰殺之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爲心膂濟河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侄宇文護世子覺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左編

纂類

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黄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爲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黄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

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與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陜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瑭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

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出鄭屠其城而去宗權王蔡復遣張晊攻汴全忠聞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鬭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即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

而河陽陝洛之兵而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全忠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死楊行密入楊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楊州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彦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彦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

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沇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銜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止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歿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詬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

告敗潰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潰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檻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請璠淮西留後天子封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興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

兵三千屬濬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
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
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魏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
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
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
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
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
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
道于魏既而魏人攻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
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洹水

擒克用子落落遣于鎔、鎔殺之、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鄆、全忠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淠河、瑾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晉取洛州、全忠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

鎔求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為梁王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數人進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

岐邠方強其兵豈可宿衛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戮全誨等大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鎭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

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已而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讓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　上曰濮王長胤承
全忠密旨利祚沖又固請之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
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
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
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
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
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
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
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
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

復前來之比臣得遠取及此乃幸耳不忍見塞紘之
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軍
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
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
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
之横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旣執朝
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國亡家在
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
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
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

倫歿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粲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詞李茂貞曰

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京甸、請上遷都洛陽。表樞已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繦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

與勸長叉
酒同

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二月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巳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　軍以

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閤使以絹詔告急於王
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
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因
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俟十月東
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
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卯車駕發陝壬寅全
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在今
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
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晉國夫人可

璲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
之死六軍散亡惟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
之豫選二百餘人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以蔣玄暉爲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
使張廷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爲河南尹兼
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
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及朱全忠
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以壯

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
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
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
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宗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楊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
通判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

一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

妙

弑逆亦僥不得一死

伏梓官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酣醉悉縊殺之投尸池中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

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樞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夏五月乙丑慧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

為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州刺史自餘或門胄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敕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全忠嘗與僚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

於人何尤

不違耐辱且近乎死

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十月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

妙用

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二月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亦丙）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也玄暉與璨議行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會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達意玄

佯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毋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去與柳璨張廷範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建武擊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璨臨行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

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滄州以救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

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楊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乃吾族全忠既篡位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酖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徧全義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弑之全義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友貞初張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

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將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勍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相與合謀勍以牙兵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

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氈褁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友百官以取悅下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

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辦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内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戸部尚書李振克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

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友謙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　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

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有乎或月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

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刎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杜曉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巖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

日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追
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
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
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
力應募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
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
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道欲刀刺殺之一市

嘗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
也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
誅死其麾下兵悉隷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
好讀閫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劉智遠為
侍衛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
智遠起兵太原即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
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是時河
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
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
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

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悉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

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鬭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候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支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蹙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

一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内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既平

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鋌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鎭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禀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狥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旣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劒安用毛錐三司使王章

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

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等以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知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兒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

違但使人守祀仍飲食之孟業至澧州洪義不敢發
殷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溥示以詔書
曰奈何仁溥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
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搆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
能解時事如此未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
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
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
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
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
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

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淸朝廷、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卿等將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鸗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

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兖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月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弑一事 處懲

弑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銖誅威家屬威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威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屬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赦其妻子

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

與峻議立贇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得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彼浙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贇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郭威稱帝國號周初贇父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

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驟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贇以書諭之周主威弒湘陰公贇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

之地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敕罷親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威立四年卒傳其養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

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世宗開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升晁械於州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

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斧鉞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微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永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瑀爲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

自行閒推主軍者。禪趙晁之。因歐陽修曰。世宗為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

知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彼我而乘迷往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于決勝者孰能至哉然非史氏之所及也